

连尔居

熊育群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连尔居

熊育群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连尔居/熊育群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3. 10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997 - 8

I. ①连… II. ①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76038 号

连 尔 居

作 者: 熊育群

责任编辑: 李亚梓

装帧设计: 若 兮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330 千

印 张: 23.25

版 次: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997 - 8

定 价: 32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序 词

你，记得那个浩荡的季节湖，我，记得故乡的平原，
这是同一个地方——连尔居。
你在老去。

他，谈论历史，只是你的经历。
你、我、他，分隔成了三代。

恍然之间，你我先后领悟了生命若蜉蝣寄于朝夕。
我在一场虚构中寻找消失的你——我们进入《连尔居》。

他，轻轻捧起来——洪水在演绎先知的预言，灵魂寻找着恒
长的居所，存在在文字中产生了信赖——虚幻世界中的这座
村庄，走入了阅读者的记忆……

我们的记忆会被篡改。在连尔居的土地上，因为忘魂草的出现，这成了一条咒语。大地上的草生长得这么旺盛，密密麻麻的草丛里，忘魂草无从辨认，你踩到了它，记忆便从此改变了。很长时间里你都不晓得这样的变化。

43年了，想起一次死亡事件，我惊觉记忆原来那么不可靠——六个细伢子挖地洞，他们躲藏进地洞时被坍塌的泥土活埋了。这件事竟然最先出现在我的梦中。那一年我七岁，还分不清现实与梦的区别。大人们传说这件不幸事件时，他们脸上愕然与唏嘘的表情我记得十分清楚，但我怎么也想不起自己那时的反应——我的反应在梦里已经出现过了。记忆从这个细微的地方遭到篡改。

忘魂草有紫背天葵一样厚重的暗紫，与汨罗江两岸淤积的土地一样深沉，有鱼腥草一样浓烈的腥味，这气味在没弄破它的枝叶之前是没有的。它像芥菜那么低矮，像半边莲那么小，一旦踩上它，你的记忆将错乱，旧梦、想象、传说、心思等等将和现实混同起来，让人无从分辨。忘魂草闻不得农药，它在闻到农药时发出一声叹息，立即化作尘土，眼尖的只能看到它的影子一晃而逝。

那是一段伤痛的日子。我们看过无数遍的《地道战》还不停歇地在各个村庄循环放映着。六个细伢子被埋的那个晚上，我们也钻进了

自己挖好的地洞。带我们挖地洞的是廖获秋，他是我们的司令。打仗的年代离我们还不太遥远，我们都愿意在军队里当个官，那很威风。获秋懂得我们的心事，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封了官，从军长开始，按照陆战棋的大小顺序一路任命下来，军长是耀华，师长是大放，旅长是童霖，接下来青华、云祺、建元和我，都得靠摔跤来排位子。我一个也打不过，总是下不了手，结果云祺封为团长，建元当了营长，青华做了连长，我只能算个排长，排在最后。我们都姓祝，连尔居有祝与孙两大姓氏，那时孙姓人还没有跟我们玩，他们住在另一栋长排房屋里。

当排长我当然不情愿。排长说话他们爱理不理。我们在看过七遍《地道战》后无法克制挖地洞的欲望，像小偷一样每个人从家里扛出锹和锄头。获秋说：“别被鬼子发现了。”鬼子是谁？当然是爷娘。我们悄悄沿着汨罗江的滩涂奔跑，高高的江岸遮挡了村庄望出来的视线。

我们一直跑到一口子。

一口子是个卵石与砂子堆积的地方，江水浅，江面很宽阔。获秋用锹划出一个地方，我们就挖起了地洞。

我们的洞口很小，对着江水，刚够一个人爬进去。里面越掏越大，七八个人都能容下。挖了一整天，腰酸背痛，手掌都磨得红肿了。

呷晚饭的时辰，洞挖好了，我们带着工具从江滩又悄悄地潜回去。青华、云祺、建元和我一起跑，被获秋喝住了：“要分散行动，目标太大。”

我们不明白，他就拉住我和建元，要云祺先跑。

云祺慢慢跑起来，青华撒腿就追了上去，两个人跑在了一起。

我和建元也跑。获秋喊：“卧倒！”

我扑倒在地上，锄头摔出去老远。他们三个不听命令，一会儿就随江岸转弯跑得不见踪影了。

“起立！”我又爬了起来，扛起锄头，去追他们。

天很快就黑了，我们躲进地洞的时间到了。获秋说要一个个去，从家里出来，我很害怕，去找云祺做伴。白天我们在挖地洞的时候，挖到了一具细伢子的尸体，小小的棺材已经朽烂，一角露在外面了。

又挖出了一堆白森森的骨头，还有子弹壳。荻秋说：“这是日本梁子杀的人。”“这是八路军的子弹。”

漆黑的夜，风声更大了，呜呜地响，还有细细的雨。天地之间，只有风在吹。我不敢走滩涂，云祺不依。他说：“你会被日本梁子发现的。”

我说：“日本梁子在哪呢？”

他不理我，就下到了河滩上。我害怕只好跟着他。一不小心，一脚踏空，重重地摔了一跤。

我们手拉着手，看着江水的反光慢慢走。“到了吗？”我问。

云祺低声喊：“八格牙路，八格牙路。”这是我们的暗号。

“八格牙路。”黑暗中从另一个方向传来瓮声瓮气的一声。对上了，那是青华的声音。我们向声音摸去。

“别出声。”荻秋说。

云祺不再叫“八格牙路”了。

我们摸到了洞口，爬了进去。里面已经挤了五个人。地洞就像一个子宫，里面暖乎乎的。我们挤成一团，身体挨着身体，谁也看不清楚谁，只听到粗笨的呼吸。呼出的气有各种各样的气味。靠熟悉的味道能分出是谁。荻秋不说话，我们谁都不说话，有一种集体的温暖。听着外面的寒风呼呼叫，感觉谁也找不到我们了，心里甜滋滋的。

一会儿就闷得出汗了。日本梁子突然出现了，一声大喝：“娘卖屁咯！”“活埋了你咯杂种！”我听出其中有云祺的爷尚健师，建元的爷炳篁，青华的爷炳滔爸，我的爷炳羿，还有缘山老倌、惜天二爹……

一阵杂乱的脚步声。荻秋大喊一声：“不好，快跑！”他用力钻出洞口，我们也赶紧往外钻。

连尔居的男人们来了，他们带着锄头、锹，打着手电筒，在找我们的地洞。手电筒照到了我们的屁股，我们赶紧往地里跑。只听到四处是脚步声，“咚、咚、咚”，土地像一面鼓，被这些连尔居男人粗大的脚板踩痛了。

他们发现了洞，不再追人了，挥动锄头就猛挖起来，挖得“蹦蹦”作响，挖得大地震荡。边挖边骂：“蠢猪！不要命的猪。”“杂

种！”一会儿就把地洞给捣毁了。

回到家，见爷不在，赶紧上床。不一会儿爷就回来了，他在门角放下锄头，好像乐呵呵的。只说了一句：“那么蠢，土塌了活埋你！”他晓得我还没睡着，哼着花鼓戏思夫调，到后面厨房倒热水洗脚去了。

晚上我做了那个梦，梦见六个细伢子藏在地洞里，他们挖地洞的地方是一道废弃的大堤，它是过去宗族围垵子筑的堤坝，围了大农场，这些大垵内的堤没用了，被挖得七零八落。他们像我们一样躲日本梁子，挤在黑乎乎的洞里。突然闷闷的几声，世界进入了深深的黑暗……

事情过去了，像从没发生过一样，没有谁去提它，我只当是一场梦。

三天后，从江上游马头曹传来消息，六个细伢子堤上挖地洞被活埋了。有一家三个儿子全埋在里面。

我在想我们的地洞何解没垮掉。梦里的地洞怎么会垮的呢？

许多年过去后，我才怀疑自己的记忆有误。我去过牛皮湖吗？我去过，那似乎是后来的事。牛皮湖是六个细伢子被埋的地方。我是先做了梦还是听到消息后做的梦？我的记忆清楚地告诉我，先有梦，我为此费解了很长时间。事情怎么可能先在梦里发生呢？这六个细伢子是怎么走进我梦里的？我有某种特异的秉赋，能够未卜先知？还是我踩到了忘魂草？

第一次远行也是发生在挖地洞的那一年。那年春天，我突然明白连尔居之外还有更大的世界！

我不明白，那一天远行的记忆何解这么清楚，鸽子记路也是这样的吧。快半个世纪了，只要它在我眼前重现，我就一次又一次回到当初，回到那个上午——

薄薄的阳光，有着米浆一样芬芳的气息，冷冷的光芒，寒风一吹，雾一样飘荡起来，暖意如时间一样消失……太阳天亮很久才出来。一想起太阳出来的那个时辰，我的颈根后就有一股阴风吹过，上半身冷不丁一颤。阳光照到墙壁上了，心中的暖意一片明黄，烨烨生辉——这光辉照耀了我大半生的回忆。那时，太阳像一个没有温度的

柿子，出现在窗外。

冰雪早已消融，阳光使得回春的土地雾气蒸腾。而时间深处的暖意并没有到来。人们窝在房里，围着煤炉烤火。有的人在打牌，有的人在闲聊，一个冬天大家都是这样猫过来的。细伢子不惧寒冷，他们一会儿在房子里，一会儿在地坪上，玩着各种游戏，大呼小叫，鸡呀狗呀的叫声很乐意与他们的声音缠绕在一起。

雾气迅疾地弥漫着，像被一个急不可耐的人驱赶。一个人影与一片阳光同时涌入了大门，光芒一射，又陡然黯淡，紧跟着一群人涌了进来。我先看到青华的脸，接着视线跳到建元、云祺的脸上，他们在逆光里的脸都埋在阴暗之中，身体的轮廓生出一圈毛绒绒的白光。青华前脚刚进门，就冲我喊：“去场部耍不？”他笑得嘻嘻有声。

又一个高大的身影跨进了门，不用看我就晓得是获秋。“邦伢子去吗？”他说话的声音也是大的，细伢子都回头看他。我明白是他带我们去。口里还没来得及应，我的脚已经从火架子上抽开，急急插进胶鞋，说：“去，去，去！”

从走廊一脚踩进烂泥的地坪，我们兴奋得眼里看不见四周的东西。那时，有几个细妹子在走廊上跳绳，她们眼睛看了看我们，继续唱她们的歌。有个细妹子瞟过我一眼，她做了挨鞭也还记得我踩进稀泥的那一脚，没有半点犹疑。

“牵羊卖羊，卖到河夹大塘。

张叔伯，李叔伯，

恭喜老板买羊噻。

羊噻咩咩，豆腐余余，

打锣打鼓唱灯灯。”

她们的歌声远远地跟着我们，越唱越响了，挂在我的耳朵上，夹带的喘息声那么清晰可闻。我奇怪在房子里烤火时怎么就听不到呢？

风声渐大。空中有云雀锐利的鸣叫。

走出了熟悉的田野，我感觉陌生，有些害怕。雾气里都是稻田，

稻田中有泥土色的水塘、沟渠。出现了一条又宽又笔直的公路。荻秋说：“到社教公路了。”

一个樟树、苦楝树围绕的村庄，树上黑乎乎的鸟巢，鸟的叫声凄厉地划过天空。我很惊讶还会有村庄。

黄色胶鞋上粘着的新泥越来越重，这些融雪泡软的泥土，它们在春阳下裸露，那些缭绕的雾气就是从这些稀泥中蒸发出来的。草色遥看近却无，其实春天土地上的雾气，也是远看成雾近却无。我们尽量踩有草的地方，个个走得热气腾腾，大口呼气，白色的气飘不到半米就无影无踪了。

小伙伴脸蛋酡红，厚厚的棉衣都解开了。建元爱流鼻涕却懒得擤，鼻涕的长龙爬出来，他用棉衣袖子一抹，那上面已经积了一层壳。青华的衣服补了补丁，棉袄也是烂的，看得到旧棉絮。他总是不好意思用手去理，想要遮住它。我不敢解开扣子，我里面的绒衣也是烂的。

从沙石的社教公路右拐，我们走上了一条南北向的堤。第一次爬上堤坝，田野变得异样壮阔。平原上的村庄，相距那么遥远，一个一个延伸到了天边。鸟在低低地飞，有我们村里的麻雀，也有我们村里的大鸟乌鸦、喜鹊、野鸭子，我认识它们，但我叫不上来名字。

樟树、苦楝树、柳树也是我们村里的。苦楝树、柳树光秃秃站立在陌生的村庄里。有一种直直的椿树我从来没有见过。一栋房屋后面，有一片芦苇一样绿着的植物，荻秋告诉我们，这是竹子。大家走过去了我还回头去看它。

稻谷收割后的田地全都平平整整，四四方方的田埂纵横交织，一小块小块的光反射着，那是积水。田里紫云英的绿叶在春风里挥动着小手。

我想，它们怎么在这里呢？奇怪呵，没人告诉我。这里多大呀？它们跟连尔居是一样的吗？……

大堤是人工开挖河流堆起来的。河就在两岸的堤下，深深切入土地，直直地往前后伸展，汪着一河初春泥色的水。河床很宽，小沟渠里的水流到这条河里面，最后由排灌站把积水抽到堤外的洞庭湖。

这条人工河比我们村的河要窄得多。从连尔居流过的汨罗江，那是一条宽阔的大河。

雾越来越薄了，它只是笼盖在远方，让远处的房屋、树木、道路、枯草变得朦胧。青华说：“冇人出来耍哦？”

云祺说：“是姆妈不准呀。”

大家望着近处的一个村庄，看不到细伢子，都默不作声。听到远远的狗叫，那狗叫声也是陌生的。连尔居的狗叫声我们都能听出是谁家的。

荻秋说：“快走快走。”

一路上看到的村庄与连尔居几乎一样，房屋整齐地排列，像火车厢，稻草的坡屋顶，门前的长廊，泥坯砌的墙。有一种陌生又古怪的亲切。它是异乡，多少年后，它也是故乡。

我们从没站得这么高。在连尔居，大人铲草皮堆成四四方方的草堆，高的一米多，我们爬上去，那已经很高了，我体会到了俯瞰的魅力。视线的抬高，眼里的世界改变了模样。我兴奋得跳起来。半天里，爬上又爬下。轮盘一样的平原，你可以朝任何方向走。你不晓得么里叫山，连丘陵也没听说过。天气晴朗的时候，汨罗江的南岸，地平线上远远的有一抹淡蓝色山影，那是玉池山。

在堤上走了很久，看见了一堆垃圾，建元在垃圾堆里找到了一个奇大无比的针筒。这垃圾与连尔居的垃圾完全不同，有各种玻璃器皿，有塑料、纱布、铁皮、骨头，这些全是我们难得见到的东西。我们的垃圾池只有菜叶、稻草灰、鸡鸭粪、煤灰。我们走到了职工医院的后面。

针筒交给了荻秋。他用针筒吸了水喷我们，大家奔跑，喊叫。然后，轮流玩。青华跑着跑着“哎哟”一声，他撞到了一个人。我们四下里看，连个人影子也有。建元说他哄人。青华喘着气，说：“你才哄人呢！他穿件青衣，在往东边望呢……何解就没了？”我们吓得赶紧离开了医院。

青华的眼睛与我们的不同，许多年后他的瞎子姐姐玉华死了，来了一个远乡的道士，他发现了青华的阴阳眼。

没多久，针筒就被推断了，前面的一节“哗”的一声断裂了。回去后，我们用竹筒模仿针筒，做出了吸筒，打了许多年的水仗。

经过一处工地，开阔的地坪后面，堆满了红砖红瓦，还有石灰池。已有坡屋顶的平房盖起来了。荻秋说：“看，新砌的中学，建好了我就来这里读书。”看着他，我眼里都是崇拜，他挥手指一指的动作都很了不起。世界上没有他不晓得的东西，他打架更警。

么里时候我快点长大就好了。

场部到了。场部所在地是营田古镇。它红砖红瓦的房子，就是与我们稻草、泥坯的房不一样。水泥的街道，也不是一踩就带起一脚黄泥的土路。泥土也不同了，场部在小边山上，泥巴又红又黄，特别黏。黏到胶鞋上像糯米糍粑甩不掉。我看到装了玻璃的门窗，我们连尔居是木板门，窗是一根根木条竖起来的长棧窗，糊了纸。

第一次看到挑檐下涂成暗红的檐板。商店里的柜台，靠墙是高高竖立的木柜，外面是横卧一圈的低矮的玻璃柜，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形状与颜色的日用品，许多是我从没见过用过的东西，香皂、象棋、陆战棋、手帕、饼干、炒米糕、蛋卷、灯泡、图书、手电筒……

我的嗓子痒痒的，腿也不觉得累了，眼睛看啦看啦，不晓得买么里好。三毛钱捏得手心都冒出了汗。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花钱。荻秋说：“你们喜欢么里就买么里。”他买了雪糕，褐色的纸包了一大包。那是类似油条形状的东西，没油条长，上面洒了一层白霜一样，他呷得“噼噼”作响，眼睛不再看别处，就盯着手里的雪糕。

建元、云祺跟着去买。荻秋说：“不要买一样的，你们来尝一下。”

我发现了一角的图书柜台，一排排摆放着小人书。我去问荻秋，我想买一本小人书。他跟我一起到了柜台前。有本《智取威虎山》的小人书，一个身系披风、头戴棕色长毛帽的男人，右手握枪，左手擦衣，威风凛凛，身后是茫茫林海雪原。我迷上了它。它最贵最厚，要二毛四分。翻开里面，图画不是钢笔画的，是电影里的一幅幅截图。

我们到了小边山的西北。这里是湘江洞庭湖的入口。像被谁猛然扯了一下，天幕刹那间打开。我发现自己原来站得这么高，比大堤又要高出很多。这高度让人畏惧。我看到了异样的天地，脑子里出现的

念头蜂窝似的，“嗡、嗡、嗡”，不晓得是么里念头，或者不是念头，只是让人困惑。我晓得了小边山称作山，不是那条水泥街边红黄色的黏土，它们虽然很鲜艳，但山是很高的东西。就像现在，脚下突然低下去了，低低的，让人晕眩。那里出现了一个大湖，烟波浩渺，无边无际，风是长风，浩然吹来，有一种空虚的气势把我震住了。

我有哭的冲动。

向西望，横岭湖的芦苇，一片接着一片，向天际涌去。那没有芦苇、水更加浩大的地方就是洞庭湖。西南隐隐的一条岸，是湘阴的青山。

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水!! 我的想象无法打开，我只感觉到地不够用了，不够用了。想着是水多还是地多，水的外面还是水吗？水没有边的吗？水，水，水，脑子里在响着这个声音。

回到连尔居，一连数天，晚上都梦到了水，令人向往又害怕的水，有好多的奥秘。梦中洞庭湖的水汽把我熏醒，我才晓得汨罗江也有同样的水汽，半夜里飘上岸来，钻到房子里，钻到鼻子里，钻到人的梦里。所有黑暗中正在生长的紫云英、油菜花、狗尾巴草、梦魂草都被它浸润着、蔓延着……

二

有一段时间我想着那个挖地洞的梦，我想重新看见那六个细伢子。大白天撞到了一棵树上，头上“嘎嘎嘎”几声惊叫，吓得我忘了额头上的痛。原来是一只鸡，它被人蒙了一块红布，立在我撞到的苦楝树上，一动也不动。我觉得好笑，它的脑壳伸到布里面也是黑黑的吧？这也是地洞？躲得了谁？我去吓它，它身子抖动一下又不动了。

母鸡们太爱自己生的蛋了，生下一个蛋就拼命叫，“咯咯答，咯咯答”，要让天下的人都晓得它生了蛋。下了二三十个蛋就要赖孵，要把它孵在肚皮底下，孵出鸡崽。它生的蛋早被主人卖掉了，买了

盐，打了酱油。它只好罚站，站两天它就醒悟了，不再赖在窝里不起来。

我寻思，它蒙着头，何解不掉下来呢？

这时出现了一阵骚乱，悠悠闲闲觅食的鸡，突然飞的飞，叫的叫，像大祸临头。蒙头的鸡欲挣扎，也只是摔头，叫出的声音难听死了。

原来一只黑色的大鸟飞过天空，它在那里盘旋。我家的老母鸡张开翅膀，脖子硬得绷起一张弓，鸡毛倒竖，“咯咯答”叫着，一群小鸡迅速向它的翅膀下冲来。这只大鸟是老鹰，它越飞越低，一个俯冲，母鸡叫得声嘶力竭，作好了格斗的准备。

姆妈冲了出来，拿了一根竹竿摇晃着，口里骂骂咧咧。鹰在苦楝树上又冲上了天空。风扑下来，摇动着树枝。

老鹰一下就飞得没影了。光秃秃的树枝还在摇晃，它的尖上爆出了米粒一样的新芽。我感到惊奇，冬天它都是黑铁铸的，现在它醒了？

春天已经来了。

岸边的柳树，变成了一团烟，一团绿色的云雾。

我在柳树上折了一根枝条，插进了土里。

几天后，它就抽出了蜂翅一样的叶了，像一道绿光。

蛇出洞的季节到了。我们走在田野新修的渠道上，一个大土坑，上千条水蛇纠缠在一起，它们有各种颜色，如同一团乱麻，交媾着、扭动着。蛇看到人，几条飞一样溜出来，跑得不见踪影。我们恐惧得尖叫，搬起泥块就往坑里砸。它们流水一样分开，瀑布一样往坑口外直泻。那些交媾在一起的蛇一时分不开，被我们砸死了几十条。天空中一直悬着我们凄厉的叫声。

我在家也发现了一条两米长的大蛇，它红绿交织的皮，迅速卷成一堆，向我吐着红红的信子。黑眼睛贼亮贼亮，紧紧盯着我。我们紧张地对视，互相威胁，又害怕激怒对方。我晓得进了家门的蛇不能打，蛇会报复的。我拿着锄头只是赶。蛇确定我只是赶它走，不是要伤害它，犹豫了一阵，它慢慢向门口爬去，爬得不慌不忙，一直爬到江里。我也跟到了江边。

江边已经热闹一段时间了。连尔居的男人都聚在一起。江面有几条船，船上装满了一块块烟砖。青色的烟砖有小板凳那么大，这是明朝烧出来的砖，像岩石一样坚硬，压得船快沉到水里去了。他们开着玩笑，互相打趣着，比我们挖地洞还快乐。一块木挑板，一头搭在船头，一头搭在滩涂上，男人一趟趟用挑绳、篲箕把烟砖挑到空地上。

这些砖来自上游的小祝洲、大洲孙。他们把自己祖屋的祠堂拆了！这是明朝洪武年间从江西迁来的老祖宗盖的房屋。难怪春节后他们聚在一起，卷着个纸烟，个个吞云吐雾，无休无止说话、争执，有的骂：“不孝子孙！”“败家子！”有的辩解：“都是封建时期的旧东西，留着有个卵用。”

我记得爷那时眼睛是红红的。

他们开始爱上荒洲上的连尔居了？要这个新家不要老家了？大人们说，房屋太小，要多建几排房。但我不觉得小。

不晓得几百年的祠堂他们何解说拆就拆掉了。一代代祖宗的牌位不晓得去了哪里。在搬来连尔居之前，他们取名都按祖宗定下的辈分，用在名字的第一个字上，孙姓人轮到了“叶、茂、根、深”的“茂”字，祝姓人轮到“炳、德、懿、行”的“炳”字了。碰到同姓人，他们乐意先论个辈分，好称呼对方。搬到连尔居后，孙家的“茂”字辈与祝家的“炳”字辈生儿育女，取名就不再续用“根”字和“德”字了。祖宗的规矩没了，辈分没了，家族的概念就淡薄了。

连尔居人忙碌起来，个个走起路来都是一阵风。女人们也加入了忙碌的队伍。他们在村后的地里把土挖松，浇上水，赶着水牛在丛里打着转，踩成泥浆，又撒上铡刀切的一节一节稻草继续踩。用篲箕挑到坪地，双手搂起一捧捧泥往木框子里攢，再狠狠踩一脚，又攢泥，双手拍紧，用木片一刮，把框子抖一抖，轻轻拉起，一口泥砖就做成了。

老屋的木材也运来了。这些粗大的梁、柱和门框窗框，木质仍然那么新，村里的木匠、界匠刨的刨、锯的锯，强烈的木香雾一样浮在周围。它们打成了一扇扇新的门窗。篾匠、铁匠也派上了用场。我看

到我的满爷炳篁在削竹子，他站着，手握一根竹子，竹尾搭在地上，篾刀舞得飞起，一条条竹篾互相追赶着往地面扑去，转眼竹子的一层青皮就不见了。一根竹子再削第二轮，篾条变成黄色的，一条接一条飞到地面……我看得有点眼花缭乱。

牛车把一捆捆稻草运来，把白花花的石灰也运来了。

砌匠放脚，一根根细麻绳拉得直直的，撒上石灰。那些明朝的大烟砖就按着石灰线砌出半米高的墙脚。

有一个外乡人在打听这里是不是三洲。他说话打乡气，脸上的肉烧成了一团糰糊。他走到砌匠面前停住了脚，说：“叔嘞呵，要小工吗？”

砌匠停下手里的活，周围的人围拢过来了。村里很少有陌生人来，谁家有这么亲戚村里人也都认得。对一个来历不明的外人，大家充满了好奇。

来人自我介绍，他叫刘三洲，曾遇到一个算命先生，要他找到与自己名字相同的地方，他的命才保得住。

炳滔爸问：“你何事晓得这里有个三洲？”

陌生人说，三天前碰到湘阴六塘一个要饭的，经他指点找过来的。

惜天二爹说：“听口音你是湘潭人？”

刘三洲说：“是，是，湘潭人。”

刘三洲说，他与家里人命相克，先是五岁克死了父亲，九岁克死了娘，十五岁一场大火，他跑了出来，弟弟烧死了。他脸烧伤了，头发都烧光了。他现在是孤身一人。

尚健师说：“很可怜啰。作孽啊。”

炳滔爸说：“是个劳动力。”

尚健师说：“你收下啰。”

惜天二爹、缘山老倌附和：“是呀，一个好劳动力。”

炳滔爸不作声了。他的堂客腊梅边擦眼睛边接了腔：“伊个伢子可怜。伢子，你愿意，就做我屋里干崽。”

刘三洲满脸堆笑：“干爷干娘，从今往后我就是您老人家的崽！”

众人都说，好事，好事，炳滔爸今天捡了一个崽！

刘三洲把身上的包袱一放，来给腊梅下跪，腊梅扯起他的手：“好伢子，起来！”

刘三洲起身就去搬砖了。

我在工地边上玩，盯着这个远乡人看了一会儿，心里想起了么里，一时又忘了。

三

我们搬家了。我们家分到了两个开间共四间房。以前我家只有一间泥瓦房一间茅棚，泥瓦房里还住进了单身的缘山老倌。我就是在茅棚出生的。

村里的简易小学校也砌好了。泥砖砌的桌和凳，粉了厚厚的石灰。有一股浓浓的气味，石灰里面掺了太多的牛粪。

新学校里，肖老师教我们跳《下定决心》和《毛主席的光辉》两个舞蹈。她从早到晚笑呵呵，说话温和，像是我们的舅妈。我手脚冻了，她喊我进她家里烤煤火。她抓着我冰冷的手，“哦，好冷哦，快来抓火。”把我的手送进火架上的火被里。

舞蹈是边唱边跳的，一个唱：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”另一个唱：“毛主席的光辉，嘎啦呀西诺诺，照到了金山上，依啦强巴诺诺，哎嗨哎——哎嗨哎——，照到了金山上，依啦强巴诺诺……”

跳《下定决心》就跟种地挖土一样，用力挖。谁卖力老师就表扬谁。跳《毛主席的光辉》手掌在肩头上舞，膝盖有节奏地一弯一弯。唱“哎嗨哎——哎嗨哎——”时还要转圈，有人手不打弯，转圈时打了同学的耳光，被打的同学哭起来。肖老师安慰说：“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不小心的，下次不打了。”

又跳。又打了耳光，挨打的同学又哭了。肖老师叹气。